

天問閣集





天問閣集

李長祥著

王雲五主編

蠡書集成初編

天問閣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大

著者 李長祥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天問閣集目錄

卷上

甲申廷臣傳

新樂侯劉氏傳

卷中

宣府巡撫朱公廟碑

金御史傳

溫寶忠傳

王僉事冉通判唐知縣合傳

孫守備傳

殷淵傳

甲申內官傳

甲申宮人傳

甲申民間婦傳

申賤者傳

卷下

崇禎遺事七條 闕末

劉忠毅公廟碑 以下全闕

朱羽南傳

萬時輅傳

太學生趙士璜傳

章都督傳

文鶯傳

讀易臺自敘

附錄

王子涼傳

劉恭人傳

妙聰傳

夏老姑傳

漢江女子傳

小桃源胡氏傳

密雲女子傳

墨池傳

打龍記

海市記

荅唐海問論佛書

李長祥四川癸酉舉人時已流賊徧蜀李卽聚豪傑戰禦歷有年所癸未成進士入翰林爲史官卽授少司馬督師於外迨鼎革猶圖恢復後力不能支被逮待以不死以文墨書生處軍旅中凡十餘載閒關萬里戎馬倥傯亦奇人也

長祥明崇禎十六年第三甲八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新樂侯劉氏傳中云今至丁未余過秦郵丁未爲康熙六年其人尙在

按李氏天問閣集實三卷全氏撰行狀稱四卷乃分附錄爲一卷也此殘冊爲吳光山民舊藏前有題字二段不署姓氏後三行字蹟絕類張南漪先生豈卽全氏所見本耶原題天問閣明季雜稿今從全氏書天問閣集異時能得完帙當爲補槩思悲翁記

天問閣集卷上

清 古夔李長祥研齋著

甲申廷臣傳

國家之變故其死難之人難哉。孔子曰。見危受命。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諸人之謂歟。賈子曰。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夫其死一也。而死權則異。君子恥之矣。卽謂之徇名猶失之。蓋非聖人之旨也。故孟子曰。生我所欲也。舍生而取於義也。殺身蓋取義者而實仁。若夫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當又他有意言之。故曰勇與難哉。

范景文字夢章號質公。北直吳橋人。癸丑進士。內閣大學士。熹廟時官吏部不附逆璫。移疾去。烈皇帝登極。以是起用。歷官河南巡撫。南京兵部尙書。時流賊在江北。南京額兵八萬人。景文礪之。有援池援滁。援廬之師。值樞輔臣楊嗣昌奪情視事。詞臣黃道周廷諍杖謫。廷臣皆莫敢救。景文獨抗救。謂道周國家有數之人。卽今用之。猶懼其晚。豈可一旦罪廢。上怒譴歸。隨起工部尙書。甲申拜大學士。三月賊偪。痛哭。謂爲天子臨危亂。特簡用之大臣。無有寸長安社稷。雖萬死何益。負我聖明。爲萬世恥。痛哭不已。竟先絕食。十七日入奏已。懣出聲不相續。城陷投井死。

倪元璐字玉汝號鴻寶。浙江上虞人。壬戌進士。戶部尙書。初考選庶吉士。授編修。是在熹廟時。值逆璫奸

政強立不附。烈皇帝登極。璫誅死。其黨之猶在者。更戾東林。謂爲邪黨。欲終相禁錮也。元璫上疏爭辨。有曰。臣觀今日之指東林者。曰邪黨。以東林之人。謂之邪黨。其於崔魏之人。將目之何等乎。東林天下之才藪也。在中之主持者。嚴以律己。因嚴以律人。相視太刻。秉議遂深矣。總之飭諸廉隅。歸於名義。名義背叛。廉隅毀裂。於是連篇頌德。遍地建祠。建祠不已。必且嵩呼。頌德不已。必且勸進。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夫無可奈何。不得不然。遂可至是乎。是之所爲。且何等事。猶與寬之。謂其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乎。忠厚之詞。加諸彼黨。已甚之論。苛責東林。殆所謂悖也。又曰。今日之忠直。其論之不當。以與崔魏爲對案。臣謂正當與崔魏爲對案。在宋蘇軾程頤。彼此交詆。指爲邪黨。兩者今皆賢之。本朝世廟大禮之爭。亦兩賢之。惟名節大關。一有喪失。遂霄壤分矣。夫名節試之於崔魏而定矣。故有爲崔魏忌其才鋒。恨其抵觸。崔魏必欲殺之。逐之而後已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崔魏意愜。遂相假借。其人本負勁節。非有阿徇。以假借之故。或逐之遠之。此亦正人也。又上疏請毀三朝要典。有曰。挺擊紅丸移宮三議。閔自清流。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其書不可不速毀。蓋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廟。主紅丸者。仗節之言。爭紅丸者。平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自楊漣二十四大罪之疏出。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凡推慈歸孝於先皇。與頌德稱功於義父。竟相等矣。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網已極密。勢已極重。猶患遺誅之人。執議其後。乃翺立私編。重名要典。以批根。今日則正人黨碑。以免死。他年則上公鐵券。繇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

要典者。崔魏之私書。翻卽紛更。改亦多事。惟有毀之而已。又上制虛制實疏。有曰。勿以大猷付之悠忽。勿以瑣務示其周詳。毋徒傷元氣。而情面猶存。毋徒飾精明。而叢脞實甚。凡侃言必有深慮。毋一筆抹殺。以遏羣謀。凡至慮必有定歸。毋雙票游移。以嘗上意。毋以意見仇。獨立之士。毋以聲顏拒來告之人。初充講官。經筵講生。財大道。帝曰。今邊餉告匱。壓欠最多。生衆爲疾。作何理會。元璐奏言。臣本儒生。守先聖之訓。只知藏富於國爾。一日上謂輔臣。從來講官有問難而無詰責。朕之過也。又一日講筵。直箴政府營私忘公。年來輔臣溫體仁。周延儒。互有倚撫。故元璐當講筵及之上。怒手麾書過。仰而倚几。元璐益明朗。上卒復就案。霽容聽受。是時已與政府戾。至是。又上制虛制實疏。益與相戾。竟罷歸。尋召還。授兵部侍郎兼學士。卽陞戶部尙書。其時首輔陳演。以內流賊與邊患俱日甚。勢洶湧。糧餉空虛。乃奏帝謂天下不治。繇兵農不合。今廷臣之可任者。有倪元璐。馮元飴。臣請用元璐爲大司農。元飴爲大司馬。彼此參合。宜可望治。帝然之。故元璐卽陞戶部尙書。與元飴分部共治。是日召對中左門。問元璐何以佐朕。元璐曰。臣本無能。今皇上必欲臣做。臣有三做。一實做。與兵部合算。先準餉以權兵。因準兵以權餉。一大做。求民間大利大害。一舉輿除。不以小小生節。徒然報數。一正做。以仁義爲根本。禮樂爲權輿。政有厲民者。臣必爲民請命。帝曰。有學問之言。元璐受事。就馮元飴商互稽之籍。卽請以餉部兼職。方俾餉部並得察諸鎮將士。有崇明人沈廷揚。獻海運策。元璐奏聞。命試行。乃以廟灣船六隻聽運進。月餘。廷揚見元璐。元璐驚曰。我已奏皇上。謂公去矣。何尙在此。廷揚曰。已去來矣。運已至。元璐又驚喜。奏聞帝。帝亦喜。命酌議。元璐遂議每歲

糧船漕與海各相半行焉。又有蔣臣者桐城人。于元璫鈔法。元璫又卽奏聞。帝以元璫奏廷揚海運策有效。其奏蔣臣奏必能如廷揚。卽命行。且發內帑金六萬兩爲鈔本。取桑皮於浙省。蓋鈔必用桑皮。而桑固壅稻田土。種之者本占稻地。賦稅出於此。就桑取皮。必失蠶毀桑。帝帑金已發。其取桑皮亦勢不能已。元璫先已題請蔣臣授戶部司務。蔣臣得官。侈肆驕人。不顧後效。與廷揚不同。而當寧營營苦不富強。元璫歎曰。若使傳說化爲膠鬲。管仲化爲孔桑。吾寧東海老爾。首輔陳演復謂元璫詞臣。不達錢穀。慮之。奏帝罷大司農。還講幄。蓋元璫陞戶部尙書。仍兼翰林學士也。帝曰。倪尙書好官。肯任事。但時勢艱難。元璫所爲何能有效。又曰。他卻好。有心思。做文字。遂罷尙書。仍侍經筵。賊倂都城陷。元璫冠服束帶。北向拜曰。負我皇上矣。乃書案上曰。宗社至此。死當委我溝壑。毋衣帷我。以志我痛。又大呼曰。南都尙可爲也。遂自縊死。

李邦華字懋明。江西吉水人。萬曆三十年進士。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初繇知縣徵拜御史。歷官巡撫戎政侍郎。南京兵部尙書。南都御史。改左都御史。蓋三掌戎政兩總憲。皆天子大臣。天子又眷顧。又皆處有爲之地。又其時艱難。流賊已極烈。天子憂勞。惟在大臣有爲。而邦華以和潔著聞。然累有建明矣。當畿輔漸驚。朝臣但相目視。無一策。邦華曰。殆矣。於是密奏。以爲皇上自然守社稷。若皇太子則可撫軍矣。仁廟之故事可考也。今屹然舊京。我皇祖奮興故地。東南兵馬不下西北。皇太子若往。望風爭趨。不呼自集。況草野義師。枕戈豪傑。又相與引領者乎。財賦又在。不費遠輸。元氣猶存。不比凋喪。有皇太子在其處。則皇上

之守社稷。聲勢壯密。呼吸關通。賊卽紛張。人心堅固。願我皇上行之也。隨又奏請分封二王。有勳戚劉文炳鞏永固。德政殿召對。庶吉士魏學濂又奏請分封二王。始羣臣猶密奏。後俱昌言。無何。賊逼閣臣李建泰督師在外。無策以監軍。兵科給事中胡全才之議。飛章上奏。稱賊勢大。不可敵矣。願奉皇太子南去。疏入。卽避走河間。庶吉士李長祥泣之。同官合奏。請擇心膂大臣。輔皇太子出鎮天津。提東南援兵。蓋以天津近畿輔。皇上或肯行此。故云。是皆與邦華之奏同。會中允李明睿倡南遷議。科臣光時亨斥止之。舉朝因大譁。無定見。帝亦卒無言。按羣臣上皇太子二王議。帝皆不行。惟李明睿南遷議。帝意頗動。或曰。南遷。帝原有其意。勳戚有知之者。故帝當都城危殆。猝諭劉文炳鞏永固。各帶家健丁來。兩人各顧家人。謂必帝之猝然南遷。蓋揣帝之意於往日也。帝固原有意而猶豫。或曰。帝欲大臣一言主之。大臣畏帝不敢言。慮駕行屬其留守。或駕行後京師不能守。帝必罪主之者。遂無人決策。故京師會喧傳宮中打點南行服御事。皇太子外出。二王分封。皆非帝意。迨賊逼。諸議皆不暇及。皆寢。外城已破。邦華趨內閣。元輔魏藻德退食。候久不至。出則曰。患賊耶。何過慮也。邦華流涕。元輔愈無言。竟至於陷。邦華飲藥死。

施邦曜。字爾韜。號四明。浙江餘姚人。萬曆己未進士。初除武學。歷官通政使。邦曜廉幹。癸未。流賊大亂。天下之民命倒懸。天子以爲禍之始於貪墨之吏。乃求天下之廉幹。起邦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卽上疏言。巡按御史。據憲典所載。凡奸貪蠹政害民之官。隨卽拿問。今巡按考察官吏。但坐堂上。呼名過去。全無風

力其諸參劾總俟復命。卽或參劾不時。不過取數資格卑下。單寒無援者塞責。巡按何官。爲此具文乎。又罪人有贓罰。方士有獻物。薦草有報幣。先不自治。何以治人。又曰。安民之法。在錄循良。飽民之法。疾除貪吏。天子皆嘉納之。甲申三月。賊偏京師。邦曜曰。此臣子受命之日也。城陷。自縊死。當城陷。過翰林學士倪元璐。與共決死期。元璐出酒相對飲。歸遣僕探倪其何如。返報曰死矣。曰若待此。吾衣冠往哭倪也。久之。不出。家人往視之。已自縊死。

王家彥。號尊五。福建莆田人。壬戌進士。兵部右侍郎。初。繇知縣徵拜給事中。見有司貪墨。民不堪命。走爲盜賊。歎曰。亂本在是矣。於是上疏曰。臣見秦晉之間。饑民相煽。過都越境。千百成羣。原其故。未有不從一鄉一邑之悲呼始者。當時使羣有司。殫力盡職。早爲之所。未必潰裂四出一至此也。論者以爲朝廷功令之使其然。有能催科乎。稱循良矣。考卓異矣。羣有司趨此一路。徵比烈矣。又不肖者以束溼濟饕餮。非不有賢明者也。文法厄焉。其謂之何。秦晉之禍。大約繇此。今四方漸動。如三楚揭竿。已有其形。閩越弄兵。且明見告。及今不早計。恐不出五年。處處如秦晉也。願我皇上少寬文網。俾得舒彼四體。一意撫綏。詩曰。不競不綏。敷政優優。在昔聖人治天下如是。朝廷之上。無所震蕩。羣有司猶有不稱職。盜賊不戢。重之以養寇之法。彼將何辭。疏出。天下歡悅。想望仁愛。卒不行。其後歷官至少司馬。協理京營戎政。守德勝門。逆監曹化淳開門納賊。家彥墜城下。僕掖入空室。自經死。

孟兆祥。字允吉。號肖形。山西澤州人。天啓壬戌進士。歷官刑部右侍郎。初授大理寺評事。轉吏部郎。貌古。

質威重。伉直自負。曾分較會試。隨典選。門人有當外任者。意兆祥親切。以他地方請。兆祥不懌。謂之曰。纔入仕途。便有趨避。後來何所不至。門人恐懼退。自是門人每見皆畏縮。莫敢前一言矣。歷光祿太僕通政。甲申。陞刑部右侍郎。賊偏門人司勳郎熊文舉見曰。京師恐不保。奈何。兆祥曰。莫商量。各人自立主意。及警。守正陽門。城陷死。

馬世奇。字君常。號素修。南直無錫人。辛未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官宮允。當諸生時困久。然其文有稱負。海內之望。輔臣周延儒。自知有世奇。卽願附之矣。及辛未總裁。所得士。世奇在。則快。謂以世奇乃在其門。世奇明正大。分嚴乎國體。不苟就也。奉命外諭。欲告養。流賊日震警。憶主憂臣辱。卽迅馳北上。亟具疏云。治獻易。治闖難。蓋獻人所畏。闖人所附也。又云。今日臣工。寧可斷送封疆。不肯破除門戶。卽如楚寇一事。人心作何收拾。左帥作何安頓。眼前督撫。畢竟做得不得。通盤打算。只爭一著。其可再誤乎。未幾。賊偏畿輔。帝日召對。皆無策救敗。世奇曰。勢不可爲矣。城果陷。訛傳上南幸。世奇以所掌司經局印。拜授僕曰。上果南幸。可疾持此印。閒赴奏行在。遂縊死。

劉理順。號湛六。河南杞縣人。甲戌進士。翰林院修撰。城陷死。賊多陝西河南人。當城陷。理順署所有數百賊騎來。下馬言曰。毋恐。來此皆河南人也。同公里。公居里有殊惠。今之來此。皆沐公惠者也。其來將擁衛公爾。門內以死對。賊相嚮驚曰。何至此。哭拜去。理順殿試第一人。將死。痛流涕曰。我爲第一人。國事至此。我不能報效。何取於第一人乎。我何以處此。自顧何堪。遂死。

汪偉字源長南京上元人戊辰進士。繇知縣召對稱旨授翰林院簡討偉官外又南人知南方形勢流賊在中原江南震驚乃上疏云南京城百里曠不可守無守城之法只有守江之法賊若自北來淮爲之防若自上流來九江爲之防故禦淮卽以禦江守九江卽以守南京今淮上督撫長淮保障若九江一郡當江漢之衝以地形考之武昌藩蔽九江九江藩蔽太平太平藩蔽南京宜設重臣駐節武昌又宜設督撫駐節九江而太平府有采石磯宜命南京兵部侍郎一員建牙其上其武操臣宜屯新江口文操臣宜往來江上下巡練江北浦口江面較之上下頗狹制亦宜如采石磯以兵部侍郎一員建牙其上布置周詳要害鞏固若南京額兵其數雖多但具名目難恃無虞兵部尙書名爲參贊其於百姓尊而不親宜亟補府尹府丞兩官久任聯結以固民志尋充東宮講官注起居見國家多難廷臣侈虛文無成算常憤恨疾呼不時流涕每作書同官歎誤國之人與門戶之害甲申三月十九日城陷入朝求皇上所在不得返署自經死。

吳麟徵號磊齋浙江海鹽人壬戌進士繇推官徵拜吏科給事中擢太常卿當在吏科科臣熊開元面勸首輔周延儒帝怒杖開元都察院劉宗周救開元帝又怒麟徵又救宗周奏最抗直聽者危麟徵麟徵不顧也帝亦竟已不加罪尋擢太常卿已在三月初七日賊已警矣是歲正月薊遼總督王永吉有撤寧遠鎮退守關門議寧遠總兵吳三桂實上將故永吉議之遼撫黎玉田議亦然蓋寧遠鎮前後屯皆已失孤城懸二百里外四面受敵徒守甚難舊督趙光祚職方時出關察核卽已具奏謂遠守八城徒疲困中國

無所用之。以其時之八城且然。況在今日。只一寧遠鎮。勢愈相異。及秦陷晉。趙危。議者多以爲撤寧遠鎮。退守關門。京師猝警。關門之守兵援京師。只一呼至。甚便。今守寧遠。寧遠又難守。守之且又無益。又遠京師。儻有警。又難飛檄驟徵至。非長策也。天子下其議。惟麟徵言善。且上疏稱吳三桂上將。宜急撤入關。首輔陳演次輔魏藻德謂國家何故一旦棄地。棄地且作何名目。方岳貢更咎麟徵言之失。惟范景文邱瑜無所可否。其時之大臣如此。麟徵益執撤議。益請急撤而不得。內閣意。賊益警。都城外現布列兵莫可支。霸州道報急。因言寧遠鎮兵精敢戰。當調進關策應。又福建武舉人林泓請撤寧遠鎮進關。使其精兵西行戰禦。願領一軍前鋒當敵。庶吉士李長祥俱亟奏。謂吳三桂唐通皆上將。觀政進士袁疆雖新進書生。才器大可用。請疆從吳三桂戰都城下。臣願從唐通出奇繞賊後。贅其尾。使首顧皆受敵。未得票擬。會召對。羣臣對不一。兵部尙書張縉彥則以撤寧遠對。對畢。帝起謂羣臣曰。兵部議是。內閣乃肯行。首輔猶請帝降旨。吳三桂問撤寧遠事如何。往返經日久。遂遲師期。日行數十里。京師十九日陷。踰一日二十。吳三桂方得抵豐潤。賊據大內。令朝臣入見。部曹劉養貞哭之皇極門前。大聲曰。是皆首輔陳演誤國家至此。蓋指首輔不早主撤寧遠議。及議定。又請帝降旨。往返經日久。遲師期。以致陷城也。首輔是月初七日亦已罷。魏藻德爲首輔。益持重。其先已封吳三桂平西伯。唐通定西伯。劉澤清等世襲都指揮使。皆調京師。通至。騎八千。步倍之。皆極精銳。壁齊化門外。倨甚。睨視朝廷。陛見天子。慰勞賜宴。次日復大賜。通抵所賜地下。舉朝錯愕。莫識何故。庶吉士李長祥往拜通。問其故。通謂皇上太師我伯我。又以內官節制反。

上我。是我敵一奴才也。時催調各鎮兵。寧遠吳三桂。山東劉澤清。與通皆大鎮。皆以太監王承恩同薊遼總督王永吉節制。故通云。隨奏我兵寡於賊不敵。戰此平地尤不敵。當往居庸關設險以待。拜疏不俟。朝命卽移營去。其時他鎮兵不得到。劉澤清不奉命不到。惟通到又卽去。朝臣之異議者。始皆亟亟同麟徵。引領寧遠鎮之來。而通壁居庸關。卽迎降賊。保定一路。督師李建泰亦已棄走河間。京師竟被圍。麟徵坐守西直門。西北一帶。賊攻城最急。北德勝門。西直門皆當賊衝。皆最受攻。麟徵登陴。賊遽發紅夷炮擊城樓。樓檣椽忽擊下。墜麟徵前。甲士懼將退。麟徵喝甲士何得退。於是同屹立莫敢退。時難民在城外。不意賊湧至。同坐守門。勦戚並太監開門納入。賊奮騎飛來。麟徵城上望見之。力督甲士疾擊。麟徵亦手發大炮。賊乃卻。因下城載土石塞門。門塞一意登陴。忽賊盡易衣衣紅。一內官亦易衣衣紅。如相應者然。麟徵曰。何如此。內官亦且靡復易之不衣紅矣。又忽二卒手箭至。不知其何人。箭竟莫辨內官。凡城上人行俱斷絕。卽有牌子來。猶斷絕不使行。二卒則不問。二卒竟叱呼拆塞門土石。謂欲出。麟徵大駭愕。詰究二卒。張皇從德勝門去。時各門太監武夫呵前張青蓋。走馬負勢作威。坐門諸臣屏息聽命。不敢登城望賊。惟麟徵不避厲色奪路。而氣壯有爲。內官卒遜服且喜。遂得布置盡力。會當更深。驅甲士數百人。使縋城下。旣下。誤賊果得格斬首百餘級。生擒縛又十餘人。縋入城上。一時振奮有氣。內外城守門。惟此一門出兵得賊。蓋麟徵爲之。他未有也。然賊大盛。勢震動。每大至。勦戚內官與甲士卽各相顧畏縮無人色。麟徵急。於是入朝見帝奏狀。至西長安門。門坐守吏部侍郎沈惟炳。以夜嚴其禁。麟徵前曰。此何時。竟入至。

左掖門遇首輔言請見天子奏賊狀首輔坦然徐曰朝廷大矣豈有他虞今時已更深但往堅守門不必驚帝也竟挽之出遂返西直門及旦城陷麟徵死城陷實德勝門開門延賊其餘七門相繼之惟西直門麟徵塞土石不得開後五月初七日始遣西城御史發去土石乃得開按朝臣議撤寧遠鎮退守關門麟徵主之尤堅切大臣不任事因循委罪以至於敗麟徵數死數爲家人救治二十日酉刻不得就死苦慰家人曰何誤我乃得就縊死死時家人猶抱持不釋久之乃死

凌義渠字駿甫號茗柯浙江烏程人乙丑進士歷官大理寺卿初繇行人拜給事中見流賊加盛天子憂焉滅賊之旨屢更矣蓋切矣百姓皆髓竭矣而賊如是矣是有故也乃上疏痛言之有云以爭在呼吸之軍機旣俟成命又俟部復又俟部咨費許多周折卽費許多時日比到行間前勢已變先著已不在手矣可惜也又有云信賞必罰軍政也今官爵鼓之無有虛日顯戮懼之亦無有虛日其上如誕其下不信臣恐溫文自此不靈嚴威亦自此不震也皆切中時病及歷官大理而變作三月十六日賊犯京師十八日外城陷十九日黎明義渠猶入朝將奏賊勢至西長安門已無門者內侍奔竄宮女溢出不成朝廷矣是時城已陷返就舍人馬羣喧街巷鼎沸大駕不知其何如無何傳煤山之信義渠大呼號痛哭顛地觸柱額破壞血出滿身衣皆赤家人慰之不得料其必死取室中器執之可以致人死者皆匿之義渠曰毋然我必死指其前几曰頭可與碎皆是爾於是知其莫可奈何矣惟環跪泣涕請後命則曰我無言他日得扶我歸書孤臣凌義渠之柩如是而已遂就縊死